

想尝试各种东西。

年轻人不必刻意装得成熟老练。在哪个年龄段，就表现出那个年龄段应有的样子。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你多次登台格莱美，在这个大舞台上与流行歌手合作，比如与重金属乐队 Metallica 合作，玩转古典音乐+重金属的混搭等。你还与周杰伦合弹过《青花瓷》，让钢琴混搭二胡。做了不少让古典音乐炫酷起来的尝试，怎么评价自己的“跨界”？

**朗朗：**我想强调一点哦，就是我觉得古典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被“妖魔化”了——古典音乐不是正襟危坐、严肃古板、遥不可及的东西，它可以亲切活泼，可以离你很近。在这方面我希望做一些努力。

很多古典音乐的大师，比如莫扎特、贝多芬、李斯特，等等，都是鲜活的人，他们没大众想象得那么“缥缈”，他们有感情，纵然对待音乐的态度十分严谨乃至苛刻，却绝对不是高精度而冷冰冰的机器——试问，机器能写出情感那么动人的曲子？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一般认为，欣赏古典音乐门槛较高。你觉得古典音乐和大众之间天然有隔阂吗？如何更好地推广古典音乐，使得这一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惠及更多普通人？

**朗朗：**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挑战。可能在德国和奥地利显得容易些，因为有专门的文化土壤，有古典音乐熏陶的大环境。

我参加的《明日之子》这个比赛挺有意思。前两天导师和孩子们一起做出了一首原创佳作，用钢琴糅合了 hip-hop、EDM (Electronic

Dance Music, 电子舞曲)，好听。如今流行音乐是主流，当你为流行音乐注入古典音乐的灵魂，有利于古典音乐的推广。

去年我的专辑《钢琴书》，也是挑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、小时候都听过的曲子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有些旋律听起来简单，但这不等于音乐上的简单，是值得再三品味的。

目前我自己也有一些作曲上的尝试，一点点来吧，不能急。作品需要打磨，写旋律快，但是不够好的话，我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。就好比这次录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只有达到自认“可以出山”的水平，我才敢放手一录。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你的音乐成就，还体现在对慈善事业的不懈努力上。其实你的努力是“艺术”+“公益”的结合，能谈谈在此过程中自己的一点收获吗？

**朗朗：**我们为贫困地区捐赠“快乐的琴键”音乐教室，帮助学校开展更系统和科学的音乐教学，不让



左图：朗朗为贫困地区捐赠了“快乐的琴键”音乐教室。

爱好音乐的孩子们因为硬件条件的缺失而遭受梦想折翼的遗憾。

我要传递这样一种音乐教育的理念：如果你喜欢钢琴，准备稍微练练先掌握几首小曲儿，那么请快乐地学，何至于弄得好像拔牙不上麻药，练琴练到苦哈哈的成天痛哭么。有些人觉得练弹琴的过程必定是被逼无奈的、枯燥无聊的——若你希望成为转世莫扎特，那么刻苦的训练必不可少；但大部分朋友还是把这个作为兴趣爱好练习的，那么能够轻松地学，就不要痛苦地学。钢琴应该带给人们愉悦和享受，而非相反。我们曾经走过一些弯路，就尽量别让下一代重蹈覆辙。

本来今年的任务是完成累计捐赠全国 100 所学校的目标，但是受到疫情影响，争取先捐到 70 所吧。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，准备让“快乐的琴键”的种子也在四川和西藏生根发芽。今年上《青春环游记》的时候，还捐了云南的学校。反正我现在是逮着机会就捐，也感觉到当地的人们喜爱、支持我们的工作。这是一个幸福的事，我弄到款项就做，要不断地去做。

**《新民周刊》：**你认为音乐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？

**朗朗：**打开人的心，消除大家的顾虑。

音乐是流动的情感，它自然又伟大，还显得“容易”——你接触一道科学公式，就算有人为你讲解了，你也不一定听懂。但是你看完一幅画、听完一首曲子，总会生出点感觉的，无论这感觉的强烈程度如何，你就是会有反应。音乐很容易打动人，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，将想象化为流动的艺术，刹那可以永恒。 [E]